

ZHONGGUO
HUAJUXUAN

中国话剧选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选

4

ZHONGGUO
HUAJUXUAN

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选

中国话剧选

4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治远

封面设计：乐秀镛

甲

中国话剧选

(四)

上海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35,000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册

书号：8078·3370 定价：1.35元

目 录

关汉卿.....田 汉 (1)

蔡文姬.....郭沫若 (89)

枯木逢春.....王 炼 (165)

霓虹灯下的哨兵

..... 沈西蒙(执笔) 漠雁 吕兴臣 (257)

豹子湾战斗.....马吉星 (355)



关 汉 卿

(十一场剧)

田 汉

《关汉卿》，作者田汉。这是为纪念我国元代伟大戏剧家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而创作的一个优秀历史剧。写于一九五八年。

历史上关于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记载甚少，作者构思此剧，是在忠实于时代特点的基础上，以“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浪漫主义精神，对剧中的情节与人物关系，作了大胆、丰富的想象和虚构。

全剧以关汉卿创作《窦娥冤》为主要事件，热情歌颂了关汉卿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对于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对于元朝统治阶级的极度蔑视和刻骨仇恨。作者以酣畅、浓烈的笔墨，刻划了关汉卿飘逸、潇洒的气质和他“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性格；同时也成功地刻划了坚贞不屈、以死相拚的朱帘秀和赛帘秀的动人形象。剧本不仅表现了关汉卿的伟大，人民的不屈斗争；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关汉卿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黑暗、不公平的时代，人民象羊豕一般地生活着，随时都受着杀身之祸的威胁。关汉卿以笔作刀，以戏剧为武器，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唱出了人民的苦难和愤怒。

这个作品，不仅保留了田汉固有的剧中有诗、以歌抒情的艺术风格，而且在思想和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结构严谨，针线紧密，人物性格鲜明突出，不论是抒情场面，还是斗争激烈的场面，都表现了作家才气横溢的素养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结尾处，芦沟桥畔，长亭垂柳，关汉卿与好友们依依惜别的场面，更有余音缭绕、耐人寻味的无穷意境。

人 物

(按出场先后)

刘大娘——酒店女掌柜。

二 姐——刘大娘的女儿，后名秋燕。

关汉卿——元代大剧作家，又号己斋。

谢小山——书会朋友，艺人，精通金代俗曲的教师。

欠耍俏——伶人，赛帘秀的丈夫。

公子模样的人——阿合马的第二十五子。

歪帽子——刘大娘叫他“崔四爷”。

朱帘秀——元代大都擅演杂剧的名歌妓。

燕山秀——朱帘秀的徒弟。

马 二——燕山秀的丈夫。

赛帘秀——朱帘秀的徒弟。后为欠耍俏的妻子。

香 桂——朱帘秀的侍女。

阿 母——阿合马的母亲。

贵 妇——阿合马第二十五子之妻。

春 鹃——阿母的婢女。

关 忠——关汉卿的老仆。

玉 梅——当时的笛王。

杨显之——关汉卿的老友，外号“杨补丁”。元代大剧作家。

叶和甫——混在当时杂剧界的败类。

王和卿——关汉卿的老友。

何总管——玉仙楼总管。

后台管事

王 著——益都千户。

郝 祯——中书省左丞，阿合马死党。

和礼霍孙——大司徒，后任中书省右丞相。

阿合马——中书省平章政事，元世祖的宠臣。

狱 吏

禁 子

禁 婆

狱 卒

周福祥——差官，二姐的丈夫。

彻里·不花——和礼霍孙的心腹幕僚。

李 武——解差。

王 能——解差。

王实甫——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的合作者。

梁进之——曲家兼医生。

小 吏

行院总管

行院总管的手下人

鸨 母

刘大爷——二姐的爸爸。

周老汉——二姐的公公。

青年农民

时 间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到十九年(1281—1282年)。

第 一 场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1281)的大都。

靠城边小酒店的街口,许多人堵列着,看行刑的行列。

在呜呜的长号筒声中,马队旗伞簇拥着骑马的蒙古监斩官如飞而过。然后,竹板子响,差役们高喊:“行人闪开!行人闪开!!”

一会儿破锣破鼓响着,高插边翎拿着法刀的刽子手和载着垂头披发背插斩标的女犯的骡车走过,后面紧跟着一个老妇人高喊:“孩子,孩子!天哪,救救我的孩子!这不能啊!”等等,不断被如狼似虎的差役们喝骂着:“老太婆滚开!滚开!不要命吗!”

小酒店的女店主刘大娘,提着一个竹篮子,内藏酒、肉、纸钱之类,原来似乎想挤进去拦住这可怕的行列的,见不可能,就退出来了,低叫了几声“可怜的孩子!”泪如雨下。恰好几个蒙装家郎走过,她警惕地咽住哭声,擦干眼泪,叫唤还在街边呆看着的女儿二妞。二妞虽是家常打扮,却是个出色美丽的姑娘。

刘大娘 二妞!尽瞅着干嘛呀?还不来照顾点儿家里的事!

二 妞 就来了,娘。(但她还是望着。)

刘大娘 “就来了”,动也不动。咳,这样的热闹这条街上每个月

都短不了一两回，有什么好看的？

二 妞 （这才勉强走过来，抓住她娘的手）娘，太可怜了。那么年轻的小媳妇儿会是杀人犯吗？

刘大娘 谁说她是杀人犯！她是跟你一样的好孩子。你忘了，前年春天来找过我们的小兰姑娘。

二 妞 小兰姑娘？你说陈二奶奶的儿媳妇？

刘大娘 可不就是她！（擦眼泪。）

二 妞 完全变了个样儿了？娘，还有什么办法救救小兰姑娘吗？能吗？

刘大娘 傻孩子，还有什么办法？（指竹篮）备了几样酒菜想祭祭她，也没有敢哩。小兰真命苦，怎么就碰上——（赶忙停住。）

关汉卿——当时的大剧作家，起先也站在人后头看着，这会儿听得她们娘儿俩讲话，赶忙插进来。

关汉卿 （低声）刘大娘，你认识她？

刘大娘 哎呀，关大爷，您也来瞧热闹？

关汉卿 不，我到城外去看个朋友，打这儿经过，净了街了，碰上的。

二 妞 啊，关伯伯来了，进来坐一会儿吧。（她很快地沏茶）请喝茶。

关汉卿 谢谢，二妞越长越俊了，还记得关伯伯？

刘大娘 我们是老邻居，您搬开这儿才两年多点儿，怎么就能忘了呢！坐吧。

关汉卿 好。（入座）生意还好吗？

刘大娘 还可以。就是人手不够，又请不起帮忙的。老头子在宛平乡下的时候多，一个月难得回来一两趟。

关汉卿 不要紧，二姑娘又是你一个好帮手了。

刘大娘 可不是，要是个小子就好了，女孩子家抛头露面的，是非多哇。

关汉卿 唔，那也是。刘大娘，你认识刚才这女犯人？

刘大娘 认识，我跟她婆婆家还沾点儿亲哩。咳，眼看着这孩子平白无故地落得这个结果，又没办法救救她，真是……（擦泪。）

关汉卿 她是怎么回事？年轻轻的犯这么大罪？

刘大娘 她哪有什么罪呀？她是个好孩子。

关汉卿 那为什么？

刘大娘 （望街上人慢慢地散了，小声）关大爷，底下这些事都是这孩子的婆婆告诉我的，没有什么虚假，您救不了活的，将来也替死的伸伸冤吧。

关汉卿 唔。你说。

刘大娘 这苦命的孩子姓朱，叫小兰。她家原是襄阳的农户。那儿不是打过好几年仗吗？城破了，阿里海牙大人圈地养马，把她家几亩地全圈掉了，还让她爸爸当看马的奴才，她爸爸一气逃走了。剩小兰母女俩，活不下去，到大都来找她舅舅。碰得不巧，她舅舅不在，就寄住在同乡陈二奶奶家里。小兰的娘感染风寒，一病半年多，请大夫吃药什么的，借了二奶奶十两银子。二奶奶有个孩子叫文秀，人也老实，就是从小病病歪歪的，也没有定亲。二奶奶一天问小兰娘要那十两银子，小兰娘哪来钱？没法子就把小兰许给二奶奶做儿媳，也是一半还债的意思。小兰娘的病哩老是好一阵坏一阵的，到去年秋天就去世了。

关汉卿 唔，那么小兰呢？

刘大娘 后来小兰就跟文秀结了亲了，小两口儿倒也不错，二奶奶也心肝宝贝似的疼爱她，小日子也还过得下去，可是哪知

道祸起萧墙哩！

二 妞 娘别说这些个了，有什么办法救救小兰姑娘没有哇？真急死人！能不能让关伯伯想想办法呀？快呀！快呀！

刘大娘 傻孩子，关伯伯这位大夫，只能救人家伤风咳嗽，怎么救得了杀头哇？娘在说话，别扰我吧。

二妞见没有办法又跑出去了。

关汉卿 刘大娘，你说怎样“祸起萧墙”呢？

刘大娘 陈二奶奶娘家姓李，有个叔伯兄弟叫六顺，年纪老了就住在二奶奶家里，二奶奶家人手单，托他照料些家事。前年六顺多年不见的儿子也找来了。他儿子叫李宜，人家顺口叫他李驴儿，是个不安分的家伙，多年在军队里混，据说跟萨千户到南方打过仗，到临安还捞了一把回来了。一回来就看上了小兰，想娶她。小兰不理他。后来小兰跟文秀结了亲了，李驴儿还是不死心。一天文秀出外没有回来，隔了两天才知道是被人推落在水里淹死了，有人说这就是李驴儿干的事。

关汉卿 （击桌）有这样恶毒的家伙！他算把良善的人吃定了。

（向刘大娘）他当然还是为的娶小兰，对吗？

刘大娘 对。刚把文秀葬了，小兰日夜啼哭，李驴儿死皮赖脸地又向小兰提亲，小兰说她不嫁，情愿侍候她婆婆一辈子。二奶奶因她儿子死了也哭成了病，一天，想吃羊肚汤，小兰给婆婆做好了汤，李驴儿借个由头支使开小兰，在汤里搁上了砒霜，原想把二奶奶毒死，好娶小兰的。谁知道二奶奶忽然觉着不舒服，没有吃，李六顺是个嘴馋的，就端过去吃了，当时就七窍流血死了。李驴儿威胁小兰，说只要她肯嫁他，就一字不提，要不就要抓她见官。小兰问心无愧，说：“见官就见官吧。”谁知道这孩子命苦，偏偏就碰上了一个赃官！

关汉卿 咳，于今不脏的官就太少了，她可碰上谁了？

刘大娘 （小声）官司打到了大兴府，知府大人忽辛您是知道的，要钱如命，可又死好名，老叫人送万民伞。他是个色目人，见小兰是蛮子女儿，又是个逃亡户，心里就不喜欢，李驴儿交给忽辛一封萨千户的信，又给了他一些银子，那还有不向着他的？尽管小兰上堂去把出事的情形原原本本地说了，这位知府大人半点也不听她的，一个劲儿地用苦刑逼她招供怎样药死李驴儿的父亲的。可是小兰死也不招。

关汉卿 对呀，她万不能招啊。

刘大娘 后来，忽辛大人说，既然朱小兰不招，那一定是陈婆婆下的毒了，就叫把陈二奶奶拖下去打八十板子。小兰见问官要拷打她婆婆，一想婆婆那么大年纪，怎么挨受得起？她把心一横，就屈招了。

关汉卿 糟糕！她为什么要招呢？

刘大娘 她不招，那脏官不就得打死她婆婆？

关汉卿 这是万万招不得的呀，招了就得抵命，她没想到吗？

刘大娘 她怎么能不想到，可是要救她婆婆，她啥也不顾了。小兰这孩子就这么个爽快性子。

关汉卿 真是个烈性子女人，可是，哎，就没有一个细心点儿的官问问她吗？

刘大娘 哎哟，关大爷，谁还细心问她？于今杀一个汉人还不如杀一匹驴哩。小兰前几个才问过一堂，今天不就判断了吗？

关汉卿 全是这样草菅人命的狗官！

刘大娘 （低声）关大爷，您快别这样说！

街上的人又涌过去。二妞跑回来。

二 妞 （拉她母亲）娘，快想办法呀，（望关汉卿）关伯伯快呀，您不是认识很多人吗，快想想法子呀！

远处闻炮声。

刘大娘 还有啥法子想！已经没有人了。可怜的小兰！（她坐下来，掩面而哭。）

二妞随着她也哭。

关汉卿（无限惨怆）这是什么世界！（起身）刘大娘，谢谢你，我走了。（自言自语地）咳，我当真只能救得人家的伤风咳嗽吗？

刘大娘 您慢走，关大爷，有工夫常来家坐坐。回去吗？

关汉卿 哦，不，我上城外找朋友去。

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刚要往城外走，他的书会朋友谢小山和艺人欠要俏从街那面人丛中走过来。

谢小山见了汉卿一把抓住他。关汉卿因正在想事，吃了一惊。

谢小山 哎呀，老关，正要找你，到你家里，不在，原来你在这儿喝酒。

关汉卿 不是喝酒。我正跟刘大娘谈起刚才过去的女犯人哩。

谢小山 这我也知道一点，听说是冤枉的。

欠要俏 听说是人家要娶她，她不愿意，人家才害她的。

关汉卿 刚听刘大娘谈起，把我给气坏了。

谢小山 咳，气什么。于今是十案九冤，都认真去气它就没法儿活了。有事情请教你，上我们那儿喝酒去吧。

关汉卿 不，我要到城外去。你有什么事？

谢小山 一位先生请我教他唱你那支〔南昌四块玉〕，第一首我记得是“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可是欠要俏一定说是“渴时饮啊醉时歌”，没有“饥时餐”三个字，好，现在对证一下你这“古本”，究竟谁错了？

关汉卿 都对。

欠耍俏 这话就算没有说。究竟谁对吧？

关汉卿 原来是你对，“饥时餐”是后来加上的，为了好唱。有人说加上去腔反而硬了，不如原来的灵巧。

谢小山 唔，是有这毛病。我还是照原来的教吧。那位先生非常喜欢你后面那几句：“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他说你写得真好。

关汉卿 （他从心底否定了这种闲适趣味）不，一点也不好！贤的也不一定是他，愚的也不一定是我，我们就是要争，就是要把贤愚是非争个明白。我看，小山，你别教这个了。

谢小山 怎么啦？你变了？那么，那段（风流体）你还学不学呢？

关汉卿 要学的。我回头上你那儿去。（向欠耍俏）朱四姐今天在院里吗？

欠耍俏 大约在吧。

关汉卿 “大约在吧”？赛帘秀呢？她的病好了吗？

欠耍俏 （摇头）不知道。

关汉卿 不知道？你不是跟赛帘秀挺热乎的吗？

谢小山 他们的事吹了。这家伙噎醉了酒，在台上忘词儿，被赛帘秀狠狠地批了一顿，他受不了，跑出来好几天了。

关汉卿 欠耍俏，不管你是多好的角儿，咱们唱戏的应不应该在台上忘词儿，你说？

欠耍俏 那当然不应该。

关汉卿 那么人家为你好，说你，你干嘛生气？

欠耍俏 因为，因为……

关汉卿 因为人家是女人，对不对？天下道理只有一个，还分男女？我去看四姐，快同我回去，跟赛帘秀赔不是。（向刘大娘）刘大娘，二姐，我们走了。

刘大娘 您慢走。

他们一道走出来。

关汉卿 (到街口与小山作别)小山，替我约约打鼓老任四和吹笛子的玉梅，我想打一个新戏，跟他们商量一下场子跟牌子。

谢小山 行。(他往城内走。)

关汉卿和欠要俏向城外方向走。

正在这个时候，刚走过去的蒙装家郎又转过来，随着一个装束阔气的公子和歪戴帽子的人，进入刘大娘的酒店。

刘大娘 公子爷，您请坐。

公子模样的人 不坐了，(对歪帽子)你说说吧。

歪帽子 刘大娘，昨几个跟你提的事，怎么样了？

刘大娘 昨天提的事？哦，崔四爷，不是跟您说过的吗？我们二妞已经有了人家了。张六爷作的媒，男家是宛平周家，虽是个种地的，儿子周福祥可在大司徒和礼部孙大人府里当差。只等今年麦秋后就要过门子了。(示意女儿进去。)

二妞逃进屋里。

歪帽子 不用说了，这些我都知道，也跟公子回过了。公子说：“这不要紧，别说是司徒府当差的，就是司徒的公子也得让出来。给些钱让那姓周的另娶一房得了。”

刘大娘 孩子已经有了人家了，这于情于理都办不到的呀。

歪帽子 哪有那么些情呀理的？伯罗·阿合马大人的第二十五公子看上了你女儿，这就是天大的情理。别人家还高攀不上，你们却修得公子爷亲自登门好几趟。别给脸不要脸的了，你倒是肯不肯呢？

刘大娘 四爷，你跟公子美言一句吧，二妞已经许过人家了，她没有这份福气。

歪帽子 (向公子)您看呢?

公 子 别跟她罗嗦了,带走!

歪帽子 (对家郎)带走!

家郎们从屋里拖出二妞。

二 妞 (抗拒)娘啊!救命啊!救命啊!

刘大娘 四爷,公子,这可不能!她爸爸到宛平去了,我不能做主,等她爸爸回来吧。四爷,四爷,我给您跪下了。(跪。)

歪帽子 她爸爸回来要他来找我。

刘大娘 那不行。

歪帽子 不行也得行。

他们不由分说地把二妞拖走了,歪帽子走在最后,大娘起来一把拖住他的袍角,死也不放。

刘大娘 怎么青天白日抢人家孩子,你们不要王法吗?

歪帽子 别死心眼儿了,刘大娘,咱们阿合马老大人一家子二十年来就这么个德行。你要王法,到大兴府去告去吧!你去打听打听,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知府忽辛大人就是我们家大少爷!(甩开刘大娘扬长而去。)

刘大娘 天哪,我怎么得了!我怎么得了!我不能活了!(伏地大哭。)

—— 暗 转